

少年子弟江湖老

南方壺

上一次去美國是在 2002 年 8 月，帶著女兒與內人同到紐約參加一學術研討會。會後還去看了歷經 911 事件，世貿中心的遺址。兩棟摩天大樓，就這樣不見了，令人唏噓不已。之後因聽說入境美國，及在美國登機的手續愈來愈麻煩，遂視去美國為畏途。去年 10 月，母校普渡大學，來信說要頒給我一個獎，但須親自領獎。對獲獎，雖令人喜悅到不敢相信，但起初覺得千里迢迢，只為了領個獎，意願並不高。但內人却說“去啊”。我們家一向由內人作主，於是回覆普渡說能去。

我的指導教授是印度人，有 4 個小孩，前三個是女孩，老四終於一舉得男。印度人可能與中國人類似，不但希望有男孩，還希望能讓小孩受本國教育。在我畢業(1983)後五年內，他舉家返回印度兩次(1983-1984，及 1986-1988)，共待了近三年。然後在 1989 年，才 53 歲(出生於 1936 年)便去世了。舉家搬遷來回美國與印度已是一大工程，印度遠較台灣落後，安排這麼多小孩的上學必也相當費功夫。我一直覺得他是過勞死的。感傷指導教授的早死，我告訴自己，工作不要太辛苦，以免不幸短命而死。先是指導教授經常不在普渡，然後去世，再加上普渡位於美國中部的小城西拉法葉(west Lafayette)，算是有些偏遠。因此，在底特律教書那年

心在南方

還曾回過普渡，但自 1984 年回台灣任教後，我便再也沒回去過。內人則在 1988 年暑假，曾回去訪問五週，與她指導教授討論。這些年，有時收到普渡的校友通訊，知道普渡有不少改變，詳情究竟如何，却不是很清楚。既然難得去一趟，乾脆帶女兒同去。於是 4 月 3 日，與內人及女兒搭機經加州洛杉磯赴美。

洛杉磯我也快十年沒來了，上回來是 1997 年 8 月，也是全家來。來之前，請住洛杉磯的弟弟，替我們報名三個旅行團，想帶唸國中的女兒好好玩一玩。其中一團是到黃石公園，一團是到拉斯維加及大峽谷，一團是到聖地牙哥。臨去美國前，因腹痛去看腸胃科。醫生叫我通腸，雖弄得很難受，却什麼也沒通出來，不過後來倒也不痛了。只是抵美後，又開始抱著肚子痛。起先弟弟買了些胃藥給我，吃後一時似乎有效。但不久便又痛得令人難熬。一陣子不痛後，又開始受不了，周而復始。我自己已能感覺應不是胃的問題，但也不明原因。大峽谷離洛杉磯有 4 小時車程，那是一三天兩夜的旅程。內人建議她帶女兒去就好。我就不要去了。我說“那可不行，下次去將是 16 年後了”。我們第一次去是在 1981 年，那時還在普渡唸書，結婚剛滿一年不久。趁回台灣之便(那是我旅美期間，唯一回台灣的一次)，先飛到加州舊金山，與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唸書的大學同班同學陳宏，租車到南加州玩了一趟。對五光十色的賭場，及壯麗的大峽谷，印象深刻。我很希望女兒去那兒大開眼界時，我也同在，硬忍著痛與她們同去。回台後到榮總檢查，確定是腎

結石，才會有時不痛，因石頭移動了位置。唉！那個叫我通腸的庸醫！

結石震掉後，我沒去看報告。因由榮總發的一張資料顯示，石頭不論是鹼性或酸性，都有很多飲料及食物是禁忌，那種日子怎麼過？同事張福春教授說，反正結石四十年才產生。我一聽深得我心，就駝鳥似的不管了。一晃就快十年了。因要去洛杉磯，我才又想起久未想到的那塊曾與我患難與共的結石。大峽谷那種地方，沒有 16 年還真去不了一次。年紀漸長，腦海中常浮現諸如物換星移，人事全非，滄海桑田，兒童相見不相識這類句子。有時朋友相聚，開始數上次碰面是何時？往往是七，八年，甚至一，二十年前。人生有多少個七，八年，二十年？所以在這個年紀，老友呼喚，即使要秉燭夜遊，即使是千山萬水，的確得飛奔而去。

我在普渡完成學位已近二十四年，未曾回普渡也已近二十三年。當時那些青壯年的老師，大多已退休，有幾位還過世了。少小離家老大回，我當然早就鄉音已改鬢毛衰。雖常夢回普渡，但真要回去，還實在有些近鄉情怯。(96.04.13)